

史通上卷

內篇

第一卷

六家第一

第二卷

二體第二  
世家第五

載言第三  
列傳第六

本紀第四

第三卷

表歷第七

書志第八

第四卷

論贊第九  
斷限十二

序例第十  
次篇十三

題目十一  
稱謂十四

一作偏次



第五卷

採撰十五  
回習上十八

載文十六  
回習下十九

補注十七

第六卷

言語第二十

浮詞二十一

敘事二十二

第七卷

品藻二十三  
鑒識二十六

直書二十四  
探賈二十七

曲筆二十五

第八卷

模擬二十八

書事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第九卷

覈才三十一

序傳三十二

頌省三十三

葉氏藏書

第十卷

雜述三十四

辨職三十五

體統三十六

自叙

批繆三十七

弛張三十八

右定凡三十六篇并前序及志第七篇

共三十八篇

末三篇俱亡或云體統篇即自序也

史通序錄

劉子玄知幾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晉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啟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推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篋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

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曰名曰白虎通予既  
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  
後封為史通于是知史之稱通其來日久博采眾議  
爰定茲名凡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除所闕篇  
凡八萬二  
千三百五十二字註五  
千四百九十八字于昔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  
春之月也

葉氏藏書

刊正史通序

昔人謂史通一書宜置之座右史法存焉耳我蜀  
藩司板冊照新以屬來哲其意一也然人雖得而葆  
之不免蒙翳之患舛訛煩亂鈕銛惟艱晚簡缺文坐  
令荒惑不有先覺將為聚歛之書也儼山先生頃膺  
方伯蒞蜀省閱是本憫其亂已乃秉公暇肆筆裁訂  
或考同辨異輯類次編或會文疏義聯屬血脉或衍  
去支離蕪穢以就凡例及漢內外諸篇有所謂是其  
所未盡補其所未圖白其所未瑩貫其所未一者嘉  
惠之意可淺言哉夫隸古定著有裨僻經石鼓剔苔

光價百倍愚也嘉史通之遭經先生之華文既足徵  
史法于是焉在博雅者可以無憾矣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前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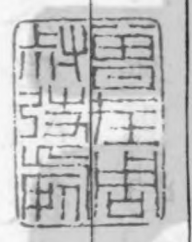
勅提督學政雲南按察司副使成都門生王閣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葉氏藏書

史通卷第一

內篇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煩文述  
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推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  
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  
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畧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  
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  
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者

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  
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  
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語言於臣  
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  
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摠述灾祥頌命  
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  
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  
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  
恒說滓穢相叅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  
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

葉氏藏書

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迨  
乎漢魏無能繼之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  
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  
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  
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  
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劼又錄開皇仁壽時  
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  
尋其義例皆准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  
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  
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述中

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輟理涉  
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  
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  
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  
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  
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  
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䟽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此事  
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  
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古昉習於春秋

葉氏藏書

悼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  
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  
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  
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  
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  
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  
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目興以立功假日月而  
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  
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



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必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

葉氏藏書

者示也所以傳示來世按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徑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即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

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紀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於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耀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

葉氏藏書

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豎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策謀曰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叅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

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  
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第謂國語  
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  
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目為九州春秋州為一  
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  
洛三方鼎峙晉完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  
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  
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為是史漢之體大行而  
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于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

葉氏讀書

事跡錯綜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  
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  
百三十卷曰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  
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  
武帝又勅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  
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  
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  
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  
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惟  
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

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  
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歸  
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近代諸史  
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  
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群分皆以類從各附  
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  
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  
胡越相應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為其體之失  
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謂採世本國語  
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葉氏藏書

况通史以降蓋累尤深遠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  
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無功  
述者所宜深誠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  
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曰之演成後記以續  
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  
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昔虞夏之  
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  
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不為世家改書  
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

所變革唯東觀日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定公記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古迄今無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推千載蓋史之流品亦既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史通卷第二

內篇

二體

載言

本紀

世家

列傳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已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畧求諸備體固已缺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回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

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黨流也惟二  
家各相矜尚必辯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  
繫日月而為次列世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季共  
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  
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雋德事當  
衝要者必以肝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  
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  
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如顏回終  
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  
遺語其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異也史記

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序其季爵  
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  
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  
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  
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以同類不求年月  
後生而擢居首秩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  
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  
所以為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  
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  
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

可謂勁挺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  
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  
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已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  
者哉向使丘明世為史而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  
之嚴君平鄭子貞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  
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  
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  
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  
也必情有所愆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  
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

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  
紀有別荀悅歎其迂濶又依左氏成書剪裁班史  
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  
力爭先歆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  
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  
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昇之言唯守一  
家而已

載言第三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  
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

書關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序叙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惜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志表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

葉氏辭書

凡為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楊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晉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



為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  
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  
者觀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  
者網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  
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  
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  
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履文而此道  
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

葉氏藏書

為世家斯誠謹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  
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羸自  
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  
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  
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  
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  
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  
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恠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  
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  
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越僭擬書如列國假

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  
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  
名責實再三平繆蓋紀之為体猶春秋之經繫日  
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  
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  
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  
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  
不編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  
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  
和編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

葉氏藏書

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間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  
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  
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  
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  
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  
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  
以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  
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周之東

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  
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  
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  
為世家其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  
於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  
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完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  
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  
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  
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  
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

葉氏藏書

舜儉管氏之三歸及姑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  
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謂  
也完世家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  
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  
一國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  
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  
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  
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為世家  
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  
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

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傳  
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  
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  
僞主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勝之以傳  
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為吳蜀世家持彼  
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以有  
子顯齊書比編魏虜牛弘周史南記蕭答考其傳  
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  
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列傳第六

葉氏藏書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  
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  
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  
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  
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  
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  
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  
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魯不之恠何獨尤於項紀  
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  
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

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堯帝之蚩尤譬諸閨  
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  
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拊為列傳不入殷  
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  
媿夫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  
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傳實也而  
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  
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  
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  
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

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  
成篇陳勝吳廣相叅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  
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  
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  
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  
附出而已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  
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  
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  
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  
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

櫛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於今稱之豈假編  
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  
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用  
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  
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  
朽為難蓋為此也

史通卷第二

葉氏藏書

史通卷第三

內篇

表曆

書志

表曆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曰譜為形故桓  
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効周譜  
此其證歟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  
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文窮變化  
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  
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宿方稱周備觀馬遷

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  
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  
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  
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  
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  
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  
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觀漢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悞無異  
逐狂必曲為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  
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  
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

葉氏藏書

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  
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  
甚於斯者異於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  
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  
群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籍而為表乎且其  
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  
君鵲巢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裁何斷而為  
限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  
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  
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崔鴻著表

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群篇其要為切者矣若諸子  
小說編年雜記如<sup>壽</sup>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目表  
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 書志第八

典序  
五行志

天文志  
雜志

藝文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  
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記傳之  
外有所不盡隻事及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  
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  
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

葉氏藏書

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  
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准後云食貨古  
號河渠今稱溝洫析却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  
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变革不可勝  
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耻  
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  
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益堅之遺王隱後  
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古  
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為  
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



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  
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畧陳其義列於下  
云 已上書志總論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鳥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  
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  
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  
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  
竟忘其誤推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曰循漢以天  
文作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觀其乖  
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

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  
方於漢史又益堅之罪人也切以國史所書宜述  
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為也但載其時彗孛氛  
祲薄食晦明禪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卻之所候  
至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拆晉相速禍星  
集穎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  
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瀛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  
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  
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  
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

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已上天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天文續志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頻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垂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

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輒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濶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又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管前

於宋生得之矣 已上藝文志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々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鬪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渡繫乎人事且周王决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巨臬止梁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祿未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證候相軋有異不為灾見

葉氏藏書

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梓柱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蝻蝻震食崩折隕兩霜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外候螟螻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晋楚來聘皆持此怕事應彼咎徵旻穹垂謫厥罰安在揆臆索隱其可畧諸且史言之載記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惟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

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盖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垂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元年二月無水董仲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孔子殺召毛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為楚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灵王時且在王卒恭王立

業氏藏書

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教立夾教卒灵楚嚴作王立相去凡五世在五行志上卷中楚嚴稱王兼地千霸荆國始僭稱王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定成繆三王始至于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楚嚴高宗諒陰薨後世歷嚴閔僖文宣凡五君而楚嚴高宗諒陰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亳都實生桑穀尚書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拱生蓋諒闇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急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谷之異見按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曹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又本不都於亳

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董仲舒以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晋家象也晋厲公後莫敢青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晋國君還事之按春秋成公十二年丁巳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朔日食非是六月

反脫一葉

庶春秋僖公三十年十二月殞霜不殺草劉向以為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

傲失柄來事之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

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僖公

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文公太子即惡也

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

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

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宮大為國菽為強艸鴛著

青色負蟻匪中之虫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列款以為蜚負蟻也劉向以為

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

皆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于兩叔故蜚至

葉氏藏書

不獨出南越所生鸛鶴為夷狄之鳥春秋昭公二十三年鸛鶴

來巢劉向以為夷狄之禽按鸛鶴中國皆如斯詭

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

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目以五

行編而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叙一災推一恠董

京之說前後相反恒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魯宋熬君易許田劉歆

以為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向歆之解父子不

以為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

同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為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為晝象夷狄劉向又以為域生

南越劉歆以為盛暑蜮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屢理

言無准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

者乎自漢中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

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慚漢儒才  
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  
河漢兼以古書從畧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  
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平越後進所以事  
不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禪竈焉知日蝕不常文  
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  
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鳥鵲斯皆肇彰先  
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其  
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  
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

葉氏藏書

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包曰時人有穿鑿妄  
作篇籍者故云然

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  
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  
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言受唾千載也

已上五  
行志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  
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  
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  
焉夫圓者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  
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痲瘵所纏苟

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  
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  
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莊、九州言語各異大漢  
輜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  
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尔雅釋物非無往  
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  
之詞以序刑法揆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  
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畧曰人成事其目遂多至  
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  
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溪所未曉歷觀衆

史諸志列名或前畧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遍  
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擁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  
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  
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  
飛庶仰其神威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渡土  
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  
敗國此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  
闈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  
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櫛闢故知  
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

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  
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  
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  
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虫魚齒革羽  
毛之類或百蛮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  
貢周書則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  
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  
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筠管流味大宛  
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  
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

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  
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  
祖知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  
故周撰毳毼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遠乎  
晚葉譜學尤煩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  
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曹相  
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楊越代氏南遷夷  
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  
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  
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



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畧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已

雜志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續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

葉氏藏書

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闈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氏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莹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憂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備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為漁人

匠者何慮山海之負罄哉

史通卷之三

葉氏藏書

史通卷第四  
內篇

論贊

序例

題目

斷限

編次

稱謂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楊雄曰譔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姓顯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

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摠歸論著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立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殆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畧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狗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薄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益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弈、良可

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王卮無當曹何足云王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在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

欵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  
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  
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  
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  
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  
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  
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  
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馬遷序  
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  
之曰述苑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

葉氏藏書

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  
令大名實多爽詳畧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  
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  
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  
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  
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大唐新修晉史皆  
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  
嗣論以贊為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  
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  
以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

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  
逮管蕭魏故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  
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畧陳梗槩一  
言以蔽之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  
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叙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  
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  
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  
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

葉氏藏書

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養親此  
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  
賅叙致溫雅味其宗旨亦益堅之亞歟爰洎范曄  
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  
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  
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  
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耻愧故上自晉  
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  
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跡容或可觀  
累屋重起無太甚譬夫方朔始為客難續以宿戲

解朝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便嚴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官津蓋夫子作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職科條之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豈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舊詞煩

而寡要子顯雖文場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sub>二</sub>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政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按唐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按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為紀今編

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禱机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回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

葉氏藏書

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推而論之其偏年月日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體為實之宿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按呂陸二氏不韋各著一書惟以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其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喪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憑皇后以得名

猶宗室曰天子而稱顯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初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後來作者莫

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按孔目稟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



解帶便令照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  
目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  
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  
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廩烏夷劉裕河西酋長則  
云私置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  
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  
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霸王項羽偽寧朔  
王槐鷲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二  
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  
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

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為褒貶者矣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虞尼父之定虞書也以  
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  
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  
首端回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  
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夫子曰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  
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  
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

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  
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  
犧年舉一及三豈不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  
固之踏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  
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  
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求言其理可為  
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  
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若進鳩行弑燃  
臍就戮摠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  
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

葉氏藏書

列于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後臧  
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  
也非惟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  
冊仍編豈非流宕忌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  
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  
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  
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  
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湖稱制  
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羗有錄  
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

附本朝思欵駕凌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偽  
比於群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  
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  
何厚顏之甚耶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  
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  
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  
學者必先精此書以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  
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  
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從書持  
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

用豈非惑乎昔秦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  
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  
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  
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溥維南蠻出於盤瓠高  
句麗以鯿橋獲濟吐谷渾回馬闐徒居諸如此說  
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  
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  
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  
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  
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

此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  
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  
則吾未許也

編次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  
後用使閱之者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  
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  
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屨於焉  
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  
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筮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

葉氏藏書

觀別作親

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恠乎且龜筮所記全為  
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  
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  
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  
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封  
於楚至孫戎而已按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  
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戲列藩  
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踈家國又別適使分  
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夫荆代並編析劉向父  
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

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書周  
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  
居攝連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奔傳之  
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  
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  
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  
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  
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窋夫東觀秉筆容或諂  
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蓋逐兔爭捷瞻  
烏靡定群雄僭盜為我駢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偽

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  
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  
繼焉璋豈以蜀是偽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鷄一  
也何大小之異哉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  
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  
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同胡亥而得  
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  
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  
史東昏猶在而邊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  
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為梁王所立恭乃唐氏所承

所以黜永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  
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  
千道載未為格言

尋夫本紀所書列傳仍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  
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  
革沈魏繼作相與同循既而子顯齊書穎達隋史  
不依范曄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  
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  
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誦將荀彧同編孫弘  
傳讚宜君宣武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如

葉氏藏書

斯舛繆不可勝紀今畧其尤甚者耳故不渡一一  
而詳之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渡列之  
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  
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馬  
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  
為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同名諱所施  
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不

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大魏實居多若方之於七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王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遠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謂魚豢孫盛等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續以金行版

葉氏藏書

蕩我羯稱制各有國家實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兄

弟兼言孝元齊武成昆季孝昭也斯或承家之僻  
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謚虛謬為幸已多猶曰祖宗  
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  
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偷濫之源者乎又位乃  
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  
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携  
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  
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起於沙朔  
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  
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

葉氏藏書

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  
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  
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  
出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襄有共和之相楚弑  
有郊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  
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  
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皆出於當代史臣編錄無  
復弛張蓋叶取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纂斯  
流亦時採新名務成篇題第音若王晉之十士寒雋  
沈宋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



非曰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鳥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爰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難漫形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

葉氏藏書

伊

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叙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叙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帝於論中語則呼為玄德

裴引魏室則曰文帝為曹丕夫以淫亂之臣摠隱其諱淫謂董瞿正朔之後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輒

為文逐韻而便作班固哀紀贊曰宛婁董公惟亮天功隗囂公孫述傳贊曰公孫

習吏隗王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為史通多

此失上才猶其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畧舉一隅

以存標格云爾

史通卷第四

葉氏藏書

史通卷第五

內篇

採撰

載文

補注

目習上

目習下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缺其來尚矣  
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  
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  
鈎握槩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  
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

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杙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畧之辭此皆當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作古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啟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耕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

葉氏藏書

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露班曄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誘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甚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王劭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私通生中宗曰遠叙宣帝以毒酒煞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獻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誤况後史編錄

睹劉駿上淫路氏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議魏書曰云駿蒸其母路氏醜聲播於甌越也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割斷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辨或神鬼恠物其事非聖楊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于鄧之所糞除王虞之糠粃以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編畧務多為美駁博為功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

葉氏藏書

編

氏族讀之者安可不揀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雋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魯參殺人無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僅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薦書河北以為王韋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况古今

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  
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  
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  
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  
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鷄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  
乖濫往、有旃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  
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  
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  
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歆與五經方駕  
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

捐

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載文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  
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  
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  
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誘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  
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  
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榘理者多以  
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以女工之有  
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

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  
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  
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謹而切其文簡  
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  
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  
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  
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史後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  
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  
魏晉已下則偽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  
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疾五曰一槩何

者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以命禹自  
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  
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指跡實同於奔卓言  
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  
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  
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  
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  
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  
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  
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

斷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詰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  
菽麥識昧玄黃列完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賈  
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  
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椽見詔書  
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  
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  
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詰下綸言申惻隱  
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  
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詰則勸華再  
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

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  
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  
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  
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  
貶黜則斗筭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  
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  
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  
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  
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  
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美

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後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

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諳實理多可信至於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劔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碑文山巨源之啟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而有苟書之竹



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  
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  
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為史而載也  
苟能揆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虫小技者聞義  
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  
削者可不務乎

補註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  
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  
注蓋傳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

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鑷仰六經  
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  
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  
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  
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  
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  
思廣聞異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  
絕羣遂乃撮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  
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  
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

博而才闢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園淮海亂離志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蓋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其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以披覽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

其所捐以為補註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掘拾潔以登薦持此為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楊之瓌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大抵撰史加註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

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實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目習上第十八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曰俗易貴隨時况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質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舟而求劍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即其證也按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

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為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於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

之言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  
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  
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  
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  
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  
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  
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魏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  
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  
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  
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

行狀无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  
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  
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  
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  
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  
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  
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西盡為卉  
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叙其爵里則不異  
諸華列裕等傳皆云丹徒人也沈文秀寺傳則云吳興武康人豈有君臣共  
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

仍或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  
實膺正朔嫉彼群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  
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稱一名題為偽史  
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  
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群書還同阮錄按  
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  
建昌峙之業蕭登為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記子  
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  
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  
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

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討曹武欽誕問  
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  
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推於孝靖之末王謙尉  
迥王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  
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  
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  
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它文不知改易名姓  
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  
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  
宜去而不宜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

解頤之誦也凡為斯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  
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未庶幾可以無  
大過矣

目習下第十九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  
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太古至於國  
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  
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  
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  
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

葉氏藏書

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維

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

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

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

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

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每云某所人

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為王氏傳云

傳曰龐西成紀人之類也非唯王李二族久離本

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

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  
荆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盡便從黃涉魏而東已

經七葉歷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為是此  
鄉為非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  
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魯鄧之士  
求諸自古其義無聞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  
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乎史  
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  
故有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  
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  
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  
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  
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

葉氏藏書

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今有姓卯者姓弘

為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隴西趙郡夫以國諱皆改

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多有姓

明及譯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

為明氏出于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則

諸夏士流固無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

慚德也

觚也本姓原氏至於它篇所引皆謂之西牛弘唐

史謙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之陳郡謝偃並其

類也此乃尋流俗之常談悉著書之舊躰矣又近  
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  
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  
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度  
諸事高陽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

楊素渤海高頻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  
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  
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  
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  
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  
得失者焉

史通卷之五

葉氏藏書

史通卷第六

內篇

言語

浮辭

叙事

言語篇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  
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  
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  
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



詰康詰牧誓秦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大  
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  
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  
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  
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合秦縱張儀連衡范雎反  
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建漢魏已降周隋  
而徃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  
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  
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

葉氏藏書

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  
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是  
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  
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  
軀頂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鷓鴣貴鸚鵡童豎之謠也  
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瞽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  
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  
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者哉則知  
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槩  
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

違於戰策足以驗眩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  
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實而書  
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  
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  
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為修混沌  
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  
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  
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  
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寶圖書之府  
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

葉氏藏書

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園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  
殺謂其次子諸曰不有其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

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王桑梓剪為  
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矧  
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偽國諸史收弘  
撰魏周書收為魏收必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  
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  
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  
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  
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叙元高時也

王謂王劭也宋謂宋孝王也邵撰齊志抗詞正筆

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

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盾如此而推過

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媿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

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

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

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獼魏本索頭

貉雉犇狗子嚙斷索又曰權頭團乘河中狗子

破爾苑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諸如此事

難可弃遺而周史以為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

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于北齊因而埋

沒者蓋是以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以肩

亦多矣

葉氏藏書

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

者自肩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

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雜類者則忽

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

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鄰生曰豎儒幾

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

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

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

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

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

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有夫天地久  
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  
怯書今語勇敢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  
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  
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  
屢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麁  
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  
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  
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浮詞第二十一

葉氏藏書

夫人樞機之發疊々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為其始  
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  
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  
叙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  
以不君為稱歎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  
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  
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勾奴為偶人象郅都令  
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經義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  
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于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

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慎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隣國進計行弑俾同氣女兒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墮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臣名

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為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踈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

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產竊恐

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遊尼父之門志  
存實錄抵訐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今  
故為善傳多減其惡  
是謂三說各異  
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  
理不同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  
太祖德業從寬仁世故令狐德棻周書傳稱  
文如歸命盡種誅夷雖出權道  
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  
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  
發蕪音不求謹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  
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  
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  
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  
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

葉氏藏書

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儂垂夷抑惟  
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剡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  
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  
曰齊滅得回度信贈其詩曰虢亡垂棘滅齊平寶  
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夔詩曰德星猶未  
動直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以害意  
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度周所作皆  
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  
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  
藥德棻是也齊史魏收李伯藥所撰周心挾愛憎  
史令狐德棻所撰也

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魏史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雖數句而方決按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揆揣古意而廣足音子愈反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

葉氏藏書

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判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叙事第二十二并序簡要隱晦妄飾摠三條

夫史之稱美者以叙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煩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

復忘疲百遍無斃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辭比事之言䟽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楊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複深奧詰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冠冕實後來之龜鑑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

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濫竽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相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出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



王本紀日者大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  
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家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  
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青成妍帝  
京以山水為助故言媿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  
亦工必時之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雋不生  
區、碌、抑惟恒理而青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  
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楊子有云虞夏之書渾  
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  
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  
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

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注言  
所不該其文闕畧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  
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  
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  
若斯夫識實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  
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叙事無愧古人而世人  
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  
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  
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設使丘  
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

千尺之代將恐輟毫柘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  
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叙事之體其流  
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觀綫今輒區分類聚定為三  
篇列之于下  
右叙事  
并序  
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  
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  
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  
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  
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史之文日傷  
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

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  
蚊成雷群輕折軸况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  
之兼兩曷足道哉蓋叙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  
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曰言語而可知者  
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  
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  
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  
又如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  
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孝忠  
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

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  
論楚也其詞曰華轅藍纒以啟山林此則才行事  
跡莫不關如而言有闕涉事便顯露所謂自言語  
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  
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  
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紀之與傳並不書  
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  
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  
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  
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晝夜觀  
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  
絕倫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達此則既述

葉氏藏書

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為酒藥  
臚以毒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於  
君將食之驪姬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  
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  
天乎天乎吾君之國也子何遲乎為君又  
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  
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  
語也又近諸史人不可行也此則既載事跡又  
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近有公梁傳新序說苑戰國  
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能獲免者蓋十無一  
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二唯左丘明裴子野又叙事之者其流有二焉一  
曰省句二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  
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為鈍人也  
解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

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  
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  
反於是者若公羊稱却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  
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  
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  
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  
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笑夫  
此六文成句而三字要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  
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  
贅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

葉氏藏書

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  
獲之由於一目夫叙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  
必其取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  
既執而置釣必收所畱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  
幾胼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瀟  
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  
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右簡要

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積而章立章積而  
篇目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  
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况乎列以

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  
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  
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  
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擿以尤家不知何者為先然  
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  
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  
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  
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  
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  
喪考妣夏書云啟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

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  
如濶畧而語實周瞻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  
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既而  
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  
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  
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  
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蕭潰  
師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  
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

盡使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觀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耳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瀰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於少期魏志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裴松之注云容貌之言

葉氏藏書

而分已為三亦叙子昇取譏於君懋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興魏之書張快温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六言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踈而不遺儉而無關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叙事終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質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也三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擁揚而其理自見矣右隱晦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媿賸愚草木以方  
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世其體稍殊或  
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  
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  
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磐石加建侯  
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  
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  
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  
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  
帝王世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

乎游夏指詞南董題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  
齊錄或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  
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  
牢均叙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  
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  
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  
稱諸葛亮抵戰真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沖見  
幸為有龍陽之安其事相符言之謹矣而虞思道  
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己來未之有也李百  
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善誘無以加

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辯而非  
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初  
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韉子長所  
書魯始為髻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  
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按裴景  
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父紇  
洛干感息脫帽而謝及彥鑾撰以新史重規刪其  
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  
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  
歆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

葉氏藏書

雜種稱制充牣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  
捷魏道武所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  
德柔闢而不載盖庖降前曠字之媼也重耳黑臀  
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  
講別加刊定况愁山定犢彰於載識杜臺卿齊載  
識云首牛入  
西谷逆犢  
上齊丘也河邊之狗著於謠詠狂勁齊志載  
頭團團河中狗  
子破爾  
苑也明如日月難為盖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  
亦有氏姓本複減者從單或去萬而留千或存扶  
而除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  
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



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鷺者也右妄飾

史通卷之六終

葉氏藏書

史通卷之七

內篇

品藻

直言

曲筆

鑒識

採頤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薰蕕不同器臬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

越為偶奚必差肩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  
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  
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  
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  
稱述者書有子名表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  
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為別流別而不  
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  
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按班書古今人表仰  
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  
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叙哉

葉氏藏書

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差等今乃

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並

參冉有並在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

第三等也甥聘甥驪甥歆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

侯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

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

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

標格真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

流三甥皆在而已哉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冉之

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冉之僑在第三等

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

其述燕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陽  
居末高漸離在第五等荆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七等斯並是非替亂  
善惡紛拏或珍瓠齏而賤璠璣或策駑駘而捨騏  
驎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諛諂惑上  
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奸凶過於石顯遠矣  
而固叙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  
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  
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繆其累  
實多按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  
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

葉氏藏書

於古治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  
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  
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  
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  
也正如董仲舒楊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  
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  
錄夫回瑗是棄而楊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  
十百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徃、而  
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  
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

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  
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頊文章不  
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  
能與臬感並列隋世皆謂楊玄即宜附出楊諒傳  
中輒與詞人共編隋書列王頊在吉士為伍凡斯  
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  
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  
徐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  
深鑒裴王之妙答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  
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區

葉氏藏書

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  
叙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苑為不朽者  
矣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  
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  
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  
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遠曲如  
鉤反封侯故能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况  
史之為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

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迹彰於一朝  
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  
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  
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  
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  
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  
身膏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  
夫世事如此而青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  
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  
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是

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  
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  
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  
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  
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于實  
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  
達之說抽戈犯驛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  
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  
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  
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

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  
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  
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  
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  
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蕭統燕史持  
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  
下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子君臣親疎既  
辯等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

葉氏藏書

畧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  
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  
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  
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舛用舍由乎臆說  
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  
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  
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  
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  
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  
諸市朝投身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

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畧廣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于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矣祚靈長簡書莫遂使改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失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墜

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徒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遠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秦虜于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于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實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于史耶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為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知倉

顏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  
蓋以重規正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若  
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虛美相酬然必謂昭  
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  
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  
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  
兵起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  
法不隱取名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  
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蓋霜雪交下  
始見真松之操國家喪亂方見忠臣之節若漢末

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立齊興而有劉康表  
繫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視死猶生而  
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  
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  
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  
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自觀年中群  
公所撰近古易知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  
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  
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寔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  
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枉斯則自古所歎豈



獨於今哉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  
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以  
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  
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  
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  
無媿於私室欲求寔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  
家者所宜懲革也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  
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

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  
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况史傳為文  
淵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  
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  
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  
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  
生論才則同體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  
之門人才識體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  
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  
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膏餅

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漢史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謂彪文義決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為甲以太史公為乙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史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平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適有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阼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高確漢史雅重

葉氏藏書

班才唯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君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整鷄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巨流彘歷紀共和之日而周邵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導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序諸家晉史其畧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空華夫史之叙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矣也必令刷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

長卿之飛燕此乃綺揚繡合彫章縟綵歎稱寶錄  
其可得乎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人廢興時  
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  
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  
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  
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  
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  
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  
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  
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沉兩絕安有歿

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揆贖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為難或以是非相  
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  
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  
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  
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作  
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厄于  
陳蔡夫以彼聿修傳諸昭厥歆求實錄難為爽誤  
事則義包微婉曰攫莓而紉詞時逢西狩乃泣麟

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  
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  
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耶孫盛稱左氏春秋  
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  
狄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  
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矣漢之世四海一家馬  
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  
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  
彼魯邦尤為迂濶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  
夷而固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

盧之辨牛鳴知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  
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  
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乎者哉又  
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  
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擴  
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特為足  
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  
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  
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亦多  
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二十篇伯夷

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  
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  
則紀無其事則闕馬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  
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  
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  
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  
烏可恠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若伍  
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  
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而  
乃異其篇首各分為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

葉氏藏書

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  
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為凡例志存激  
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  
刺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  
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按曹公  
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  
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踈忌骨  
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  
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比可少  
庸光武譬以侯伯宜葦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

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  
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  
安有背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陳壽上書諸葛亮集云陛下遠  
擬古聖蕩然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  
不亦憑虛正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  
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爾而擅  
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  
防趙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  
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曾后無道女史由之  
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俯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

劉應作魏

葉氏藏書

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  
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  
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  
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  
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  
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按  
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為正朔適  
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  
議安得以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  
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

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爰  
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  
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  
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  
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  
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羞且東晉之史考其所  
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  
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  
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  
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

葉氏藏書

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  
冒懷枉申揆臆或妄加同異輒有異同而流俗腐  
儒後來未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自謂見所未聞  
所未見聞  
銘諸古端以為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史通卷之七終





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又於國史所  
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  
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  
撰古史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  
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  
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  
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  
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  
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既葬必云  
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

葉氏藏書

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  
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  
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  
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  
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以此  
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  
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  
元年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諸  
春秋  
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  
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  
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

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

師古曰呼其字

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今狐德菜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嘗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為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盾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

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  
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好奇喜編次  
古文撰叙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  
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  
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  
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亦同若斯而已  
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恓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  
之速肖者哉蓋左氏為書叙事之最自晉已降景  
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

葉氏藏書

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耻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  
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  
干寶晉紀叙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  
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  
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  
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  
子野宋略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江湛江  
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為元  
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祥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叙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隋熊

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矐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

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二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同心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

史而憎夫直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有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闢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法之

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  
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  
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  
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  
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  
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恠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  
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此明感應  
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  
氏所載庶幾無關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古作者  
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

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侠則  
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  
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朝闕  
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  
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  
一家而各自彈射迥相瘡痛夫雖自卜者審而自  
見為難何為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上知  
猶其若此而况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  
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業之流論王  
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

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糺擿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邠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恠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啇生啟龍漿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祀橋授書于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

載也荒擘博采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辨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枉劉邕榜吏以膳茹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頰聞之者為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

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為煩，推而論之，其尤甚者，四夫祥瑞者，所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麇，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愈盛。是以桓靈受社，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其使來聘，某君來

葉氏藏書

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

可闕如。而自史灑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

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

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

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

仰惟常理，非浚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

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

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

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

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



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  
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  
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  
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  
為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  
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  
不着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叙其名位一一無  
遺此實家牒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  
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  
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  
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  
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  
聖也訪諸郊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  
國僑載辨黃能之崇或八元才子曰行父而獲傳  
或伍穀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  
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  
禱祝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五  
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  
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

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  
盡取者則都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  
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西漢書卷之八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誠世其  
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  
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初史有尚書知遠  
䟽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民中  
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  
實有散宜闕夭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

葉氏藏書

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庸言約義簡此  
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  
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  
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寧戚田穰直斯  
並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  
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  
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  
子長者史記也馳騫窮今古上下數千載至如皋  
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  
烈尤顯事跡居多蓋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

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驄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畧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顧復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楊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為迂濶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

葉氏藏書

庭文詞有餘節緊不足此則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刑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將賊零陵乃宗通守道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鉅麈義烈何以加諸鮑照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已來四百餘年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

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  
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  
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陰情醜  
行或素食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  
誡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足算也若漢  
傳之有傳寬斬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  
魏史之王憶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  
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  
維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

葉氏藏書

有裁為列傳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啓所不該  
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  
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  
秋括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史通卷第九

史通卷第九  
內篇  
序傳  
煩省  
...

葉氏藏書

史通卷第九

內篇

覈才

序傳

煩省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即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孝標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按伯喈於方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

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捩但當鋤而去之安  
可仍其過失而益其無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  
不過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  
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析理誠為絕倫而  
自叙一篇過為煩碎山棲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  
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於梁史  
及還江左而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  
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  
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迭遭不遇  
其銳情自叙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

葉氏藏書

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昔尼父  
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  
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  
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  
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  
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  
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譏客宛為詩頌之文蕭繹江  
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喜複語盧思道雅好  
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度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  
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

短書而已猶且爭濫踏駁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仔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鈿多無銓綜之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為能事當時莫之敢侮假令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寃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歎醜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傳玄有觀孟

堅漢書膏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按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以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

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  
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倣  
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薄其  
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實於代雖屬辭有  
異而茲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  
疆宇修闊道路綿長故其自叙始於氏出重黎終  
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  
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則遠徵令  
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  
所聞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家競學

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  
見其失者笑然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  
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及記其  
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  
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  
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  
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叙而言家世固當  
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  
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  
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



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恥按孔氏論語有云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  
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  
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  
以見其情或巽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  
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尔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  
歷觀楊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  
帝傳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  
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其言一二必載豈所謂

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閭閻  
其華門寒族百代無間而駢角挺生一朝暴貴無  
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為曹氏  
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  
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炯之序有異斯皆不曰真律  
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  
蜀班門之雄朔野或冒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  
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敬致  
敬他親人斯悖德允為叙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  
亦何傷乎

煩省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  
患者久矣及于令昇寶字令昇晉人史議歷詆諸家而獨  
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  
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  
模也又世偉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  
事五十萬言固叙一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  
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  
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  
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

葉氏藏書

者矣余以為近史蓋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  
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  
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  
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曰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  
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  
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啟東南地僻遠  
於諸侯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  
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  
數年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事不詳年淺近  
者撰錄多備左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

一本多備下引杜預釋例云  
文公已上六公云不與近同者  
也是則儒者著書已見之  
矣五十八字

約者及漢時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  
會計之吏歲奏於朝廷輜軒之使日馳於郡國作  
者居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  
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  
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  
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譜宗譜各成私傳  
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  
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  
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周悉江左京  
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已梁語詳於一國

葉氏藏書

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  
氏二世夫地之褊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  
洽巨細無遺者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  
以不減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要其事有  
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關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笑必  
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  
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  
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  
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  
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揚僕

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蜀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

葉氏藏書

吳本云苟啗沈蕭之所記事  
倍于孫習華謝之所編語  
煩于班馬

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啗沈約休文梁人蕭衍字子顯著齊書蕭孫盛字安國晉人也習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之編所語煩於班馬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可則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史通卷之九終

史通卷第十

內篇

雜述

雜述第三十四

辨識

自叙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禱杙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  
 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  
 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  
 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  
 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爰及近古斯  
 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驚擁而為論其流有十

馬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  
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  
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畧  
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  
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梁後略此之謂  
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  
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  
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  
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  
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何嶠汲冢紀年

葉氏藏書

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璪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  
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為言猶墮於已故  
好事君子無所弃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  
孔思尚語錄楊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穎  
奇士江漢英漢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  
者編而記之若周稱陳晉耆舊周裴汝南先賢陳  
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  
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恩顯父母由是紀其  
先烈貽厥後來若楊雄家諫殷敬世傳孫氏譜記  
陸宗系曆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

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  
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  
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象于  
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恠于寶搜  
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  
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  
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  
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  
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軌  
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

葉氏藏書

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小錄  
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  
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求播來  
葉徒為後生作者削橐之資焉逸事皆前史所遺  
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苟  
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  
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  
此其為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  
嘲諷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  
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

自牀第莫不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  
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作體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  
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異愛其有如常璫  
之詳審劉昫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  
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  
家室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  
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  
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  
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  
則深所嘉尚至於採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

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  
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  
矣及繆者為之則苟談恠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  
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決於九州關駟  
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  
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  
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  
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闈陵廟街廛  
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  
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



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學者  
觀之瞶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  
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揉善  
惡相廉既難為覷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節無足  
譏焉又按子之將史本為二說如呂氏淮南玄晏  
枹朴凡此諸子多以叙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  
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聚  
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  
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褻殘  
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此

葉氏藏書

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翦莠之言明王又擇葑  
菲之體詩人不弃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  
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  
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  
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辨職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佇勸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  
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  
將軍嗟夫必於史職求其若之斯乃為難遇者矣

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敗惡不避強禦  
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勸成鬱為  
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  
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  
者並闕復何為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護三  
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  
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按晉起居注載唐帝詔  
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  
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  
邦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

惣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搗  
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恠矣大  
抵監史為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  
精勤不懈若楊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  
美督彼群才使載言記事藉為楷模搦管操觚歸  
其准儀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  
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  
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  
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  
干祈致擢遂使當觀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為謠拜

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大咲可為長  
歎也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為將也而才  
無韜畧使之為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  
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  
乘致寇悔老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  
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  
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  
斯而言彼史曹者崇局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  
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綉衣直指所  
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食之窟宅尸

葉氏藏書

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爱其禮又  
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  
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盖存夫愛禮愆彼典刑  
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  
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為志  
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賸雋立言垂後何必身居  
厝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  
其若斯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  
豈與夫冠猴猷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自叙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純綺便受古文尚書  
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  
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  
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曰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  
吾不復怠矣先君竒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暮年  
而講誦都畢于時年十有二矣甫所講雖未能深解  
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議疏精此一經辭以  
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  
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是

葉氏藏書

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  
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  
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  
槩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  
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  
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旋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  
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  
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  
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襟腑非由  
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恠前書不應有

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情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報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而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  
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

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譖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于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同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

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既朝廷有知  
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則  
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  
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  
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每惟皇家受  
不之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  
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記錄至於紀傳及志  
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  
上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  
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  
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沉浮  
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

葉氏藏書

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  
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世  
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  
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  
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  
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絕無必商確而  
言則其流又眾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  
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說說異辭務為小辨破  
彼大道故楊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  
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抵牾

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為民者冥也冥然罔知  
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  
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為五常異稟  
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  
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  
物志生為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  
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  
錯綜故陸景典語生為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其  
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殊圓通家有詆訶  
人相倚據故劉勰文心生為若史通之為書也蓋

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  
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  
下揆人倫總括萬殊本包含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  
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蕙芥者矣夫其為義  
也與奪焉有褒貶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  
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  
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  
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  
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  
春秋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叙傳其自比

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楊子  
雲者有四焉何者楊雄嘗好雕蟲小技老而悔其  
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耻以文士得名期  
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楊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  
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々  
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楊雄撰法言時人競尤  
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  
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楊雄少為范跋劉  
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  
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

太玄深奧難以揆牘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  
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  
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跡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  
特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楊雄者有一焉何  
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為數  
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為絕倫參  
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  
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  
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  
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





